

五旬節領受聖神的經驗—靈命更新

伍國超神父

《台灣狄剛總主教的推介》：疏效平弟兄和他的團隊，常在美國、加拿大、新加坡、馬來西亞等地為華人團體舉辦講習會和祈禱會；每年總有兩次也到台灣舉辦活動。台灣教區曾經邀請疏效平弟兄帶過一次聖職人員年度退省，希望聖職弟兄更認識這個運動，瞭解這個運動的靈修，並為培育教友的信仰生活。疏弟兄分析出我們跟天主之間的關係，有助於我們實踐信仰，也描繪出我們多彩多姿的成聖生活，有思、有情、有祈禱、有見證，能很容易把我們整個人置於天主面前，讓我們的心火熊熊地燃燒起來。以下是摘自疏效平博士的個人見證：

我生下時，因過重得了氣喘病。家母為了我的氣喘病，跑遍台南市大小醫院，後來找到天主教辦的醫院醫治，醫院裏的一位外籍老修女很喜歡我，她常摸著我的頭告訴我，耶穌愛我，並問我：「要不要信耶穌？」我當時不懂，但卻每次都點頭表示願意。家母見狀即許下心願，如果我的病在此得以醫治痊癒，她就信主。結果天主憐憫，我的病真在這家醫院得到完全的治癒。

於是家母就開始聽道理，並於1960年帶著6歲的我，10歲的姐姐及12歲的哥哥同時領洗，皈依天主教。每個主日，母親都帶我們走很遠的路去教堂望彌撒，參加兒童道理班，哥哥和我也都擔任輔祭。但念高中時為了準備聯考，就不再去教堂了，也沒有任何個人靈修生活。

進大學後又再參加基督生活團的許多信仰活動；如：查經、避靜、週末營、全國性大專基督生活營、幹訓營及總幹事營。那段日子，我熱衷地追求信仰，並想要以理性去認識、瞭解天主。然而有一些我思考的問題，並不能在教會團體裏得到令我滿意的答案。譬如：「天主存在嗎？」

大三時，經一位好友的影響，開始接觸佛教，我開始在佛學中找尋答案。佛的教導給了我新鮮的感受與興趣，我開始愈來愈深入的研究探討佛的智慧。我花了十多年的光陰修行學佛。學佛給了我許多有意義、有趣味的人生，只是有時覺得似乎是少了一點什麼，但卻也不知道是為了什麼？一步一步地，我已完全不想天主，也不信天主了，其實根本無視祂的存在與否。

1991年六月底，王敬弘神父從臺灣來聖荷西帶避靜，他的話深深地打動了我，他說：「耶穌是主！只有接受耶穌是主的人，才是真正自由的人；那些自以為是，認為自己才是主的人，迷失得最快，要不是成為金錢的奴隸，就是成為工作、罪惡或其他人、事、物的奴隸。」我開始在心中全心地渴望主耶穌成為我生命的主與救主。

當6月29日晚上，王神父為我覆手祈求聖神充滿時，天主聖神強有力地臨於我，我經驗到好深、好深地被愛。我在心中聽到主說：「我認識我的羊，我的羊也認識我。」（若十14）這位一向在我思考中的天主，變得非常的真實，我再也不用像以前一樣地去分析、思考天主是否存在。

因為祂正以祂無限的愛觸摸我，我神志十分清楚地感受到了從未有過的愛正在進行，被天主無限聖愛所充滿是那麼的真實與具體。

我所能做的只是放聲大哭，像個孩子哭在父親的懷裏，天主輕聲以無限溫柔的話語在我心中說：「你願意我這樣愛你嗎？如果你不願意，我可以停止。」我非常肯定，只要我說：「不！」祂就會停止當時的愛，且不會有任何的處罰或責任，我在內心向主說：「主！我願意！」主繼續以祂的愛充滿、擁抱我；之後主又問了我兩次：「你願意我這樣愛你嗎？如果你不願意，我可以停止。」我在心中重複地說：「主！我願意！我願意！」

我繼續沈浸在主的愛中，祂使我明白了，天主的愛是無條件的，是白白地給予。我則是白白地獲得了祂的愛，同時我也看到了過去對祂的叛逆，及做了許多傷害主的事，我感到十分地羞愧與不配承受祂的愛，我也同時認識了祂仁愛、寬恕與忍耐的深厚，我淚流滿面，淚水中混和著心中的感激、驚訝、慚愧、痛悔、喜悅、平安…等情緒。這時我突然感到舌頭在動，我正以一種我從未有過的舌音，在天主聖神的推動下，以心神感謝讚美天主，心靈滿溢著喜悅，充滿在無限的聖愛中。一連數日，我都陶醉在天主的愛中，我見到每一個人都覺得他好可愛，而能發自內心的愛人。

我心中有一種朝聞道夕可死的感受，及對主深沉的愛及渴望。我對主說：「謝謝祢給了我新的生命，從今以後，我的生命只為祢而存在，只為你而生活。」我的生活變成了完全以耶穌基督為中心的生活，祂愈來愈深地掌管我的生命，使我不斷地經驗到我眼所未見、耳所未聽、心所不能想像的美好生命與屬靈的實際。我常想到我無條件、白白地、不配地被主憐愛，也使我能更愛他人，渴望將我領受的愛分享給別人，將我經驗到的救主耶穌介紹給別人。

疏效平團隊主辦的「風中傳愛」聖神研習會，將於8月31日至9月1日勞工節長週末，在東區聖依莉莎白天主堂舉行。

（洛杉磯 蒙特利公園市 聖湯瑪斯天主堂）